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五

時事下

邊塞

將帥

軍旅附

律詩四十四首

巴山

新添

巴山遇中使云自陝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廻
天寒邵伯樹地闊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
余曰漢武立望仙臺

喜聞官軍已臨賊寇二十韻

胡虜潛京縣

洙曰虜一作騎鮑明遠河陽視京縣○趙曰至德二載子儀以朔方兵敗安慶縉于澧水復京師慶

繙奔于陝郡此之謂潛京縣京縣者京師之縣也

官軍擁賊壕

鄭曰胡刀刃

鼎魚

猶假息

洙曰鼎魚丸蟻言雖假息終不能逃死○趙曰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云首豪猜貳部落蕪離方當繁頭蠻邸

縣有豪衛而將軍魚遊於鼎佛之中燕果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丸蟻欲何逃

趙曰異苑曰周謙太元中

帳殿羅玄冕

洙曰以帳爲殿羅玄冕言君臣聚謀○趙曰庚申曲永熟句曰回川入帳殿玄冕卿大夫之服侍之不一也

轅門照白袍

沈曰肅宗在鳳翔也○沈曰前漢出稱警入稱蹕止行人也

秦山當敬言蹕

趙曰肅宗在鳳翔也○趙曰兵

旄

洙曰言内地漸復○趙曰兵

生長安也漢苑者上林苑也

路濕

洙曰一

羊腸險

洙曰云路失羊腸

故有雉尾扇○趙曰天子所在雲橫其上如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常有雲氣

五原空壁壘

洙曰崔豹古今注高宗

太宗北九十里有羊腸

五原地

名近長安時賊退敗故壁壘空○趙曰長安縣之外有畢原自鹿原少陵原高陽原綏柳原正得原謂之五原也舊注謂五代原非是八水散風濤

洙曰關內八水一涇二渭三滻四霸五譚六浩七澧八潏散風濤言寇亂唐平○趙曰言風濤

止息之意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

徒勞

趙曰賊窘則乞降黠則尚詐今安賊既爲官軍所臨欲望如是不可也

元帥歸龍種同

空握豹韜

趙曰至德二載以廣平王淑爲天下兵馬元帥往收長安是爲代宗也以司空郭子儀副之太公六韜有

豹韜

前軍蘇武節

朱曰軍一作旌蘇武至海上杖漢節旌旄毛盡落言前軍皆守節之士

左將

呂虔刀

朱曰晉書呂虔爲刺史有佩刀相者曰三公可佩也○趙曰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以御有公輔之量將皆輔相之才

兵氣回飛鳥

朱曰秋毫言極末也○趙曰言氣之凌厲可

故相與也言左至沒之比狂天之回舊注所引非

威聲沒巨鼴

朱曰東都賦戈鋌彗雲注矛謂之鼴也○鄭曰威舌雄重○趙曰巨鼴頭之物威舌所加乃

矢向秋毫

朱曰羽獵賦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言其疾也○鄭曰鋌持連刃小矛也

戈鋌開雪色

朱曰東都賦戈鋌彗雲注矛謂之鼴也○鄭曰鋌持連刃小矛也

和運更遭

朱曰選云遭遇嘉運誰云遺作貴

毒螯

朱曰一作蠆西京賦蕩亡秦之

毒螯四子講德論曰秦之時處位任政者並施毒螯說文螯行毒也遺無遺也

已是沃腥臊

朱曰如以湯沃

弓

矢向秋毫

朱曰詩天時弓矢向言雖微必中

天步艱方盡

朱曰詩天時步艱難

杜詩十五

去腥臊也漢書李夷襪辭

朱曰丹墀近丹墀以丹漆塗之○趙曰一作蠆西京賦蕩亡秦之

丹墀近

朱曰言將收復復坐朝也

還之勢也

朱曰丹墀以丹漆塗之○趙曰丹墀以丹漆塗之○趙曰

丹墀

朱曰言將收復復坐朝也

騰絕漠

朱曰燕山銘經磧齒絕大漠

拓羯渡臨洮

石曰臨洮郡名○鄭曰十道志洮郡秦漢魏置

此輩感因至羸俘何足操

朱曰言回紇感恩而助順其勇銳所向無前○

此輩感

朱曰言回紇感恩而助順其勇銳所向無前○

皆吐谷渾所處

朱曰時用朔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固紇是也拓羯安西是

此輩感

朱曰時用朔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固紇是也拓羯安西是

也言其喜來助順也羸俘者虺羸之俘爾

朱曰時用朔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固紇是也拓羯安西是

也言其喜來助順也羸俘者虺羸之俘爾

朱曰時用朔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固紇是也拓羯安西是

兵騰度爭來助唐討賊

朱曰時用朔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固紇是也拓羯安西是

兵騰度爭來助唐討賊

朱曰時用朔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固紇是也拓羯安西是

然賊已係羸不足執也

朱曰時用朔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固紇是也拓羯安西是

然賊已係羸不足執也

朱曰時用朔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固紇是也拓羯安西是

武帝謂張稷有衣染天血之語

朱曰時用朔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固紇是也拓羯安西是

武帝謂張稷有衣染天血之語

朱曰時用朔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固紇是也拓羯安西是

騎突劖吹毛

朱曰時用朔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固紇是也拓羯安西是

騎突劖吹毛

朱曰時用朔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固紇是也拓羯安西是

賚赦書以令宮陞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

朱曰時用朔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固紇是也拓羯安西是

賚赦書以令宮陞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

朱曰時用朔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固紇是也拓羯安西是

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

朱曰時用朔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固紇是也拓羯安西是

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

朱曰時用朔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固紇是也拓羯安西是

動悲吹子女號家家賣劖劖只待獻香醪

朱曰董卓傳

動悲吹子女號家家賣劖劖只待獻香醪

朱曰董卓傳

罷兵詣行在所蔡邕獨對曰天子

朱曰董卓傳

罷兵詣行在所蔡邕獨對曰天子

朱曰董卓傳

喜達行在所三首

朱曰董卓傳

喜達行在所三首

朱曰董卓傳

朱曰董卓傳

朱曰董卓傳

西憶岐陽信

朱曰岐陽在鳳翔西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鄭曰十道志岐陽漢扶風杜陽之地

無人

遂却廻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

朱曰庚桑楚曰小若死灰別賦骨肉悲而心灰

○趙曰岐陽乃鳳翔也公在賊中引首西望欲知

鳳翔行在消息惟無人可問徒眼穿心死而已

引

朱曰霧一作茂○師曰蓮峯望或

一開

朱曰華山言甫冒霧露奔行在

所

霧樹行相

親驚老瘦立苦賊中來

朱曰奔走憔悴故所親驚其老瘦漢書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也

愁思胡笳夕

朱曰言陷賊久厭胡笳也蔡琰胡笳日動牧馬悲

漢儀注養鳥獸者通名爲苑雖春而妻涼言殘敝也

生還今日事

後漢班超從間道也言伺間隙之道而行

一作樂

淒涼漢苑春

趙曰胡笳胡人所吹則賊兵胡火也言漢苑春則追思其在賊中妻涼之時也

弓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

間道暫時人

朱曰間道也言伺間隙之道而行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師曰暫時

人言不取司隸韋初覩

朱曰更始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入洛陽人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

其性命也

悲歌

初覩

朱曰更始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入洛陽人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

其性命也

朱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

南陽氣已新

朱曰後漢光武紀云望氣者蘇伯阿

臧義曰是識者皆屬心焉

南陽

朱曰太白山也武功縣名屬鳳翔○趙曰太白山在

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喟曰氣佳哉

此二句指肅宗中興也

朱曰更始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入洛陽人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

其性命也

喜心翻倒極嗚

朱曰樂極則哀繼之

咽淚沾巾

師曰樂極則哀繼之

此詩人抑揚之意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

朱曰楚詞私自憐兮何極

猶瞻太白雪喜

遇武功天

朱曰太白山也武功縣名屬鳳翔○趙曰太白山在

鄆縣鳳翔之屬縣也武功在唐不屬鳳翔但近鳳翔

爾公詩所以顯言歸行在也○沈曰錄異記曰金星之精墜於終

南圭峯之西因號爲太白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美玉常有紫氣覆

之玄宗立元廟於太寧星臨

淄舊邸取其石琢爲像焉

朱曰太白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美玉常有紫氣覆

之玄宗立元廟於太寧星臨

影靜千官裏

朱曰太白山也武功縣名屬鳳翔○趙曰太白山在

志京師有南北二軍先武帝內增七校生中壘也騎步兵越騎射聲

虎賁允八校尉胡騎

朱曰凡王室中否而再興謂之中興

如周宣漢光武時唐有安史之亂故云

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朱曰中興年

竹仲反不常置故此言之也

○洪曰凡王室中否而再興謂之中興

如周宣漢光武時唐有安史之亂故云

仙仗離丹極

朱曰謂大駕出幸

妖星照玉除

朱曰晉天文志妖星一曰彗星二曰孛星

三曰天棓四曰地槍五曰天攏六曰蚩旗七曰天衝八曰國星九曰昭明十曰司危十一曰天纏彗十二曰五殘十三曰六賊十四曰歲漢十五曰旬始十六曰天鋒十七曰燭星十八曰蓬星十九曰長庚二十曰四掩二十一曰地維曹子建曰凝霜依玉除除階也說文曰除殿階也西都賦曰玉除形庭○師曰言祿山陷京關

謂避亂下殿走不可好樓居

鄭曰好虛到切○朱曰一云得非羣盜起但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柱觀甘泉作延壽觀焉○趙曰史記封禪書仙人好樓居今公以仙人比天子也○師曰玄宗好神仙故有好樓居之句

出太原今莊生寓言也謝靈運從遊京須爲下殿走

朱曰入斗天子難作九重居史武紀公孫涓曰仙人可見北固詩昔聞汾水遊今見壁外鑑

連傳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囚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仲連乃爲書約之矢射城中遺將將見仲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定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

朱曰太子七廟○趙曰兵謀謂之朝略蓋謀於廟也今詩所言則在七廟之中所謀畧也○師曰謂復立宗廟也

聊飛燕將書

朱曰史記魯仲子山汾水之陽釋文云案汾水

依然七廟略

朱曰堯典放飭欽明文思安安又曰聰明移動太子呂后用張良計召四方隱於商山

文思憶帝堯

朱曰堯典放飭欽明文思安安又曰聰明之謂明經綽天地之謂文廣深通敏之謂思四者皆在身之德○皓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各以姓名對上曰煩公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指示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高老四皓

朱曰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國受命宝符公云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謂裴冕杜鵑等輔相蕭宗猶商山四皓輔漢太子玄宗傳授唐堯授舜也

己日

朱曰罪己詔也傳臧文仲園翁曰秦鹿未息四海如斯終日洒淚沾衣仰霄漢而已○師曰今覩蕭宗能列責奮勵猶有所仰望也

汗馬收宮闈

朱曰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

賞應歌杕杜

朱曰詩杕杜勞還平其迹之義也

春城鏟賊壕

朱曰鏟楚戰切平也○趙

櫻桃

朱曰歸一作福禮日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櫻桃也○所謂朱櫻者是也前漢叔孫通傳古者有春當

櫻桃

朱曰歸一作福禮日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

第高

朱曰武帝為霍去病治第宅也甲第甲猶言甲乙之次第謂第一之第田蚡治宅甲諸弟

雜虜橫戈數功臣甲

萬方頻

送喜無乃聖躬勞

朱曰班超傳西域平定薦勳在廟布大喜於天下○師曰此聖主之勤勞人臣不直

貪大功以爲己力調之之辭

收京

新添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車馬已還宮
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遺憤

聞道花門將

朱曰回紇也

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

趙曰長安也

誰復揔戎機蜂蠻終懷毒

朱曰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蠻有

雷霆也震之以威豈有不摧折者哉○趙曰大意以回紇助順討史朝義恐其恃功驕異難制故欲早加以威而絕其如此

莫

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

朱曰時回紇恃功陵暴此詩之作蓋

助討賊其後恃功桀驁故蜂蠻終懷毒欲立震之以威無使彼再效祿山之陷京闕也漢書云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鞭血地指禁

莫

朱謂蘭何曰黠布革如蜂蠻逐時曹魏近人其懷毒之性不革雷霆也震之以威豈有不摧折者哉○趙曰大意以回紇助順討史朝義恐其恃功驕異難制故欲早加以威而絕其如此

中也花門將

朱曰回紇之將

西山三首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

朱曰成都記西山冬夏積雪

築城依

朱曰李作衣

白帝

朱曰白帝城在夔州此西山詩而言築城依白帝恐傳者誤矣

轉粟上青天

朱曰李白蜀道

難難如上青天○趙曰兩句通義公孫述自號白帝其所築城在高山上本曰白帝城是已今公言高山之上築城依倣白帝所以轉粟之難難如上青天也

蜀將分旗鼓

趙曰以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勢迫近蜀故分旗鼓以禦之

羌

兵助

朱曰一作動

鎧鋌

朱曰一作井泉○鄭曰鎧苦亥切甲也鋌時連切小矛也

西南背和

好殺氣日相纏

朱曰時吐蕃陷隴右○趙曰以吐蕃背先帝時盟好而爲寇不已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

朱曰明皇還蜀後復分東西兩川爲兩節度西山列防秋三戍民罷

于役高適論之不聽

烟塵侵火井幽泉高焰飛煽於天垂○趙曰火井雖在邛州大率是蜀地名言吐蕃迫蜀

雨雪之中矣

中也○孫曰蜀志云火井在臨邛

兩雪閉松州

朱曰注見上言松

賊營壘

鄭曰漫舊謨官切○朱曰漫山言賊壘之多也

迴首得無憂

子弟猶深入

趙曰子弟言充兵之人也

關城未解圍

朱曰蚕崖關在崖在西山閼隘處灌口在今永康軍戰馬不足充戰而瘦米船以

宋曰寰宇記蚕崖關在永康軍西北四十七里

灌口米船稀

朱曰蚕崖關灌口並西山隘口地名○趙曰蚕崖在西山閼隘處灌口在今永康軍戰馬不足充戰而瘦米船以

船運之多不繼而稀此爲可憂矣故有下句○程曰灌口山在永康軍導江縣李晉益州記云清水路西七里灌口古所謂天彭閼

威

朱曰元戎元帥也史決勝千里

今朝烏鵲喜

朱曰西都雜記云乾鵠噪而行人至

辯士安邊策

朱曰見贈哥

元戎決勝

朱曰見留

朱曰見贈哥

欲報凱歌

朱曰見花門注

歸

警急

趙曰時高適代崔光遠領西川節度使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

趙曰以美高適也

玉壘雖傳檄

傳檄

言吐蕃入寇微書相聞也

松州會解圍

朱曰松州在西山正控吐蕃○趙曰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十二月遂亡

松維保三州公詩乃在未亡松州之前

和親知計拙

朱曰見贈哥

公主漫無歸

朱曰見留

西戎實飽飛

曹公言呂布猶鷺也飼則飛去按新唐書適代崔光遠爲節度吐蕃取隴右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既無功遂亡松維二州○趙曰言青海爲吐蕃所有而其勢如鷺之飼而飛揚不就繫紐也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酉道路難

趙曰漢與巴相連蓋吐蕃入寇之地

血理諸將

甲骨斷使臣鞍

趙曰廣德元年使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虜破邠州入奉天天子幸陝使臣指李

之芳菲倫矣。涓湖則憂

灑而晝欲斷折之義

今謂之閣道

蒼茫舊築壇

洙曰漢高紀張良說漢軍師古曰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爲場。

趙曰時雍王恥爲兵馬元帥子儀副之而禦深懷喻蜀意

司馬相如有慟哭望王官

洙曰時段子璋反東川適與崔光遠前巴蜀檄逆戰斬之光遠不戰兵遂大掠至有

斬士女腕取金者故民怨哭而欲聞王命也○趙曰司馬相如

有喻巴蜀文公止取喻蜀字以言蜀父老以望王官之至也

征夫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

洙曰民苦役漂梗無安地

蘇曰宋壽已身如水上浮梗南北無

故多怨哭安身之地齒豁頭白其將柰何○趙曰此公

自言爾蓋旅寓之人如梗之漂蕩於義分明

漢紀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蓍橫銜之○蘇曰吳起

中夜起謂裨將曰防彼銜枚荷弋捕突厥寨

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丘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

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

趙曰言新戰之兵方橫白骨將

在雲臺舊像議功者則是舊拓邊之功也

帥必有意於拓邊而功未立其

注○趙曰言遣使吐蕃未

還所以用張騫乘槎爲喻

幽薊餘蛇豕

洙曰爲史思未平也○趙曰左傳曰吳爲封豕長

月史朝義雖滅而未有臣服者乾坤尚虎狼

洙曰盜賊充斥也

諸侯春不貢

洙曰藩鎮擅命基

使者日相望

洙曰董仲舒傳漢家使者冠蓋相望

不見青海頭注○趙曰無勞問越裳

洙曰見越裳翡翠無消息戒之以無事於西羌

東夷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

洙曰武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於牛於桃林之野示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

洙曰周禮天官性王建國注周公營邑於土中使居洛邑治天下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趙曰言史朝義既滅道路亦不阻絕矣故舟車入而貢賦均此指言長安

特用洛陽爲天地之中而貢賦均焉爲譬也

日聞紅粟腐

洙

太倉之栗紅腐而不可食寒待翠華春

洙曰翠華天子車蓋。趙曰言賜予幣帛之厚實翠華之春和氣所及也上林賦曰建翠華之旗蓋天子之旗也。○韓曰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覆之因而作華蓋

莫

取金湯固

洙曰賈誼金城湯池帝王萬世之業王元長策金湯非粟不守

長令宇宙新

趙

王臣

蘇曰邵輝曰今賊盜蜂起驚剽郡邑皆吾王之臣蓋修德不爭之所致者也。○趙曰此公致君之寶懷矣

不遇行儉德盜賊本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彫由來強幹地

洙曰西都賦漢幹弱枝隆上都

萬國而觀草芳奄彌此梧楸是已以引下句若幹之強壯則枝無勝幹之理猶主強則臣自歸服而朝也

受錢親賢往

洙

未有不臣朝

趙曰丹桂耐風霜之物林辭云麗桂樹之冬榮是以青梧易彫之物楚辭又云白露下衆

甲官制詔遙

洙曰禹甲官室漢以

終依古封建

洙曰封爵建國

豈獨聽簫韶

洙曰書簫韶九成。趙曰書簫韶

爲制詔

胡珠曰一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

洙曰此詩言安史既平而

蓋勸朝廷非特任元帥而已終以封建之制待夫

親而爲天子者豈獨聽簫韶之樂宴樂而已乎

趙曰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軍高

疑而叛李光弼以疑而沮

登壇名絕假

洙曰漢高祖設壇場具

禮拜韓信爲大將軍高祖曰大夫夫定諸侯即爲貞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韓信爲齊王。趙曰高祖以韓信爲大將登壇而拜之名絕假則真拜之非

特假節而已此言諸將蒙寵如此故責以下句之報主也舊注引韓信欲爲假王之事非其義報主

爾

作執玉

洙曰見忽爾

何違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

洙曰見忽爾注故子美有無色有詞之譏也

端拱問蒼痍

洙曰時縉紳皆重內官而不樂外注故子美有無色有詞之譏也

柳司馬至

用兵未安定也

有使歸三峽相遇問兩京

朱曰兩京雍洛

函關猶出將

朱曰尹喜見老子於

渭水更屯兵

朱曰文王得呂望於渭濱

設備邯鄲道

朱曰漢文帝謂填夫人曰此比

走邯鄲道和親遷些

朱曰作妙

城

鄭曰遷力佐切妙四箇切地名寰宇記匈奴遷逃城夢符曰右按遷妙作

羅婆薛仁貴爲羅婆道行軍總管城在吐蕃中修可曰遷些吐蕃都城名也唐舊史吐蕃本南京秃髮之後語訛謂之吐蕃其國都城號爲遷些城堡皆平頭貴人處於大帳帳爲拂廬新唐史云吐蕃號君長曰贊普居跋布川或羅婆川姑蘇父蜀本杜詩作遷沙淮歐陽文忠公本作羅豈當以舊史爲正趙曰出將屯兵與夫設備和親皆因吐蕃而然也吐蕃傳曰其贊普居跋布川或羅婆郭盧舍川有城

幽燕唯鳥去

趙曰北地猶不通音以安史雖滅而蕃鎮相繼跋扈耶

商洛少人

行襄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

朱曰劉公幹余嬰沈痼疾

霜天到官闈

戀主寸心明

即事

聞道花門破

朱曰前有留花門詩

和親事却非人怜漢公主生得

渡河歸

趙曰回紇助討祿山有功乾元元年請婚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明年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歸

拋雲髻

朱曰一作鬢

腰支賸

朱曰一作勝

寶衣羣凶猶索戰

蘇曰王世充羣

秋思

首意多違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

朱曰開元太平之事也

無端賊盜起忽

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

趙曰蜀江從西夾故謂之西江

秦城北斗邊爲

郎從白首

夢符曰古按後漢張衡思元賦尉冉眉而郎潛兮遠三葉而邇武注尉謂都尉顏駒也危蒼龍色也邇遇

也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鬚皓白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駒以文帝爲郎文帝好文而皓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趙曰懷長安也長安城謂之北斗城

卧病

數秋天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

洙曰祿山先陷東都乘勝犯關。趙曰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東京所謂洛陽也次年遂陷潼關。

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

洙曰幸蜀也

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

洙曰見先帝弓劍遠注。趙曰黃帝鼎既成垂龍胡髯而下迎羣臣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

驪山

驪山絕望幸

洙曰謂不復行幸也。趙曰明皇於驪山下益治湯水爲池亭環列山谷蓋歲幸也

花萼

罷登臨

洙曰明皇好愛於上都建花萼相輝之樓爲諸王燕集之地。趙曰帝時登花萼樓聞諸王作樂必召升樓與同榻

地下無朝燭

洙曰陶潛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劉向傳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附下銅三泉上崇山墳石櫛爲游宮人晉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鳬鴻。趙曰朝音朝觀之朝凡朝在早則秉燭而朝今地幽閑無朝見之燭舊注誤以朝爲晨朝失公本意。

人間有賜金

趙曰言生時所賜金有留在人間也

鼎

湖龍去遠

洙曰見先帝弓劍遠注。銀海鶯飛洙

趙曰何遜經孫氏陵詩

云銀海終無浪金鳬會

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

洙曰蓬萊殿名也。羽林星名不飛漢有羽林軍。趙曰句似難解蓋言天子如平日平時蓬萊殿中之日懸於鵠間今則懸在舊羽林中爾羽林謂今守護陵寢者

提封

提封漢天下

洙曰東方朔傳提封頃畝。師古曰亦謂提舉四方之內揔計其數也

萬國尚同

心

洙曰民未有離德也。此吳起對魏文以在德不在嶮以此。趙曰此若守之以儉德也。此吳起對魏文以在德不在嶮以此。趙曰此篇崇德息兵之義甚明所謂束馬懸車而後得入如此而後可以

守則莫如懸

之以儉德也。時徵俊乂入

洙曰言當搜賢以自輔也

草竊

洙曰一作墓慮

大羊侵

洙曰犬羊戎狄也。弗戢將自焚。

蘇曰

陳羣皇恩溥加海岱

喜聞賊盜蕃寇撫退口號五首

蕭關隴水入官軍

趙曰蕭關在靈州之傍隴水則隴州之水言吐蕃退而盡入居矣○鄭曰縣屬原州

青海黃河卷塞雲

朱曰見蕭關迷北上并君不見青海頭○高紀范增說項羽曰日使人望漢王氣其上皆爲龍虎成五色○趙曰言吐蕃望之轉加憂愁矣

西戎休縱犬

羊羣

師曰蕭關隴水皆秦地北極喻君轉秋龍虎氣言中國氣盛胡人愁恐也

贊普多教使入秦

朱曰贊普吐蕃主帥

數通和好止煙塵

朱曰按新史本

悲公主親

朱曰吐蕃先爲哥舒翰所殺不敢近青海○趙曰開賊且脩好肅宗遣南巨川報聘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虛許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又擒其相又破洪濟翰雖有功而結吐蕃之怨深矣其後祿山之亂邊候空虛故吐蕃得以乘隙暴掠

崆峒西極過崑崙

趙曰崆峒在西郡之西崑崙又在崆峒西極之西詩人廣大言其從化之地遠也○孫曰十

鄭州水繞崑崙虛在西北

趙曰劉孝標廣絕交論繁不望影星奔

十一

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

趙曰劉孝標廣絕交論繁不望影星奔

勃律天西采玉河

鄭曰唐西域傳大勃律西與小勃律接西鄰北天竺烏襄地

堅昆碧

盤日取來多

夢符曰右按唐書于闐國距京師九千七百里有玉斯匈奴故西鄙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鄭曰堅昆國在康居西葱嶺北○趙曰勃律天之西乃采玉河所在應是于闐

國也碧盤出堅昆國舊隨漢使子堆寶少答胡王萬延羅

趙曰舊日以千

堆隨漢使入貢而中國所少答者特萬延羅夫以蠻夷貢獻之多而山國賜遺之不費自非服化從義而然乎○師曰晉平居海爲張鄭使于闐判官作行程記云其國采玉之地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崑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牛頭山乃流爲三河一曰白玉何在城東三十里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其源雖一而其玉隨地而變故其色不同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至秋水退乃可采人謂之撈玉堅昆亦胡地

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曆三年調玉

燭

趙曰爾雅曰時和爲玉燭

玄元皇帝聖雲孫

趙曰爾雅繹仍孫之子爲雲孫乃七世孫也○修可

曰唐以老子爲聖祖封玄元皇帝故曰聖雲孫○師曰爾雅四時和爲通正四氣和爲玉燭邢昺疏曰四時和氣溫潤昭故曰玉燭又繹親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第孫第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注言輕遠如浮雲唐以老子爲聖祖封玄元皇帝故曰聖雲孫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首

二首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

珠曰安祿山史思明

徇徇人

寰猶不定時時戰鬪欲何須

珠曰時尚有反者○趙曰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寇矣

是

珠曰周宣中因漢武雄畧言除去暴亂如漢武恢復帝業始周宣也

孝子忠臣後代看

此篇望諸節度之忠孝如此

卷十五

三

喧喧道路多謌謠

珠曰作好童

河北將軍盡入朝

珠曰吐蕃之亂諸道節度无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敦諭竟不至

坤王室正却教江漢客塊銷

珠曰言亦皇朝廷徵用也○趙曰公因喜諸節度入朝而傷其流落未可還闕朝王嵬銷者所以重嘆也舊住言亦望朝廷徵用豈公本意哉

北

珠曰又云不道諸公無表來茫然庶事遣人猜擁兵相學

千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迴

珠曰吐蕃之亂諸道節度无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敦諭竟不至人救

鳴玉鏘金盡正臣

珠曰西征賦飛翠綬拖鳴玉以出禁門者衆矣○趙曰鳴玉鏘金言諸節度之貴稱爲正

臣則公豈待修文偃武不無人

珠曰武成云王來自高至于豐乃偃武修文○蘇曰鄭玄曰陛下修文偃武不能使天下无人山林之士

之以忠義耶○趙曰又責望於諸節度矣

聖壽宜過一萬春

珠曰世說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爲不皓正飲酒因以奉觴勸帝

而言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又古樂府秦箏曲羅袖風颶拂梧桐促柱高張散輕宮迎歌度舞渴歸風歸風止流月壽萬春歡無歇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爲心小一身

洙曰不役大下以自奉

燕趙

休矜出佳麗

洙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頗如玉

宮闈不擬選才人

洙曰唐制才人

正二千石○趙曰此篇喜諸節度入朝所謂節度者何其之地也既喜其入朝却防其媚悅而獻佳麗故預以爲戒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頗如玉才人宮中之爵號則公有所激矣

抱病江天白首郎

趙曰公晚年爲尚書工部員外郎其字依傍馮唐白首爲郎矣

空山樓

閨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人入帝鄉

趙曰草奏之語

澶漫山東一百州

鄭曰澶市連切漫莫干切韓曰澶漫不供貌也

削成如桉抱

青丘

洙曰削平也頗延年入河起陽城踐華因削成○趙曰山東言今日之河北也○鄭曰青丘在青州千乘縣

荀茅

重入歸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

洙曰左傳齊桓問罪楚國曰爾貢荀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東逾遼水北滹沱

洙曰遼水遼東國水也山海經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烏本代州繁峙縣東流經定州

禁澤東南即光武所度處案滹沱河舊在饒陽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饒河故濱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趙曰舊本作呼沱非善本作滹沱是蓋河名也

光武紀至滹沱河無航遇冰合得過

星象風雲喜共和

洙

西城記替註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者日久矣天之無烈風雨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

此紫氣關臨天

地闊

洙曰見東來紫氣滿函谷關注○趙曰紫氣關言函谷關也周時尹喜爲關史望其有紫氣云當有聖人入關○師曰

言關中有佳氣也

黃金臺貯俊賢多

洙曰燕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天下之士謂之黃金之臺○修

可曰燕昭王築臺以禮郭隗而繼得樂毅之屬幽燕既平其黃金臺上俊賢復集也

夢符曰右按後漢世祖剋邯鄲置酒高會

漁陽突騎邯鄲兒

從容謂馬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

將軍將之武曰駕法无方略世祖曰

將軍將之武曰駕法无方略世祖曰

修吾得突騎與我掾吏同哉

酒酣正轡金鞭垂意

氣即歸雙闕舞雄豪復遣五陵知

洙曰漁陽突騎邯鄲有名稱也五陵漢之五陵亦豪俠所聚之地復遣五陵知謂復爲王臣也

李相將軍擁薊門

趙司李相則節度使之稱相公者將軍則節度使之稱將軍者擁薊門乃何北諸道

諸侯入

趙曰尽喜說諸侯之入朝蓋天子從來有至尊之勢也

知有從來夫子尊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自陣堂臺

朱曰孫子堂堂之陣大威天子之威

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

朱曰郭子儀也

邊塞

古詩一十七首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

朱曰陸士衡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古詩戚戚向所迫又悠悠隔

山陂又回車駕言邁悠悠悠長道○蘇曰古詩轉戰交河道○修可曰按唐西州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河水分流繞城下因以名之漢侯應上書云車師前國王治交河

羅

劉曰漢書桀亡命山林○趙曰思君土境遠方物富備而

徐越吾君土境遠方物富備而又取炎瘴之地恐後爲中國患

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朱曰陸士衡詩文息常事於夷狄也負戈○泰伯曰李奎被掠毀冠裂冕

吞聲負戈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

師曰此言離家日久已習戰鬪之事故徒旅不能欺也

骨

肉恩豈斷

竦曰蘇武詩骨肉枝葉

手中挑青絲

朱曰染翰文帝紫骝馬詩青絲懸玉蹬又云宛轉青絲鞚○趙曰宛轉青絲鞚

捷下萬仞岡俯身試舉旗

鄭曰舉起度切取也○朱曰曹子建仰手接飛猿俯

身散馬蹄校捷過猿猱勇剽若豹螭

左太冲振衣千仞岡又斬將舉旗

磨刀鳴咽水

朱曰嗚一作呼

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

亂已久

朱曰鮑昭東門行離聲斷客情又行子心腸斷○修可曰辛亥三秦記曰龍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龍頭流水

嗚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故曰嗚咽水○革曰東人西役升此而顧莫不悲思其歌云龍頭泉水流離西一念我此行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淚雙墮

丈夫誓許國憤慨復何有

鄭曰：慨烏憤功名切驚歎也

功名

圖駢驢

蘇曰羊弘基曰丈夫兒功名立於少壯時南征北伐剪驥渠之驢力珍於漢

戰骨當速朽

朱曰見今代駢驢閑注宋司馬造石棹孔子曰死不如速朽○師曰丈夫以身許國立功圖像

送徒既長

鄭曰丁文切○朱曰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

遠戍亦有身

鄭曰成東

送徒既長

鄭曰足見其強驅人於邊也

生死向前去不勞吏奴嗔

師曰足見其強驅人於

朱曰王仲宣從軍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師曰爲將之道其苦與衆同之今將樂而士苦苦樂之異如此皆善撫循士卒者若乎

同苦辛

朱曰國忠領劍南募使遣戍廬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人人思亂此詩所以作也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

聞

朱曰足見其強驅人於

朱曰前漢匈奴傳月氏欲殺冒頓冒頓奔歸頭曼頭曼

朱曰前漢匈奴傳月氏欲殺冒頓冒頓奔歸頭曼頭曼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

朱曰前漢匈奴傳月氏欲殺冒頓冒頓奔歸頭曼頭曼

射人先射馬擒賊

朱曰晁錯云努

挽弓當挽強

蘇曰張諒少壯氣鎗好挽強弓明高用爲校尉

用箭當用長

朱曰晁錯云努

挽弓當挽強

蘇曰張諒少壯氣鎗好挽強弓明高用爲校尉

用箭當用長

朱曰晁錯云努

先擒王

朱曰前漢匈奴傳月氏欲殺冒頓乃作鳴镝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镝所射

而不妄射者斬後冒頓以鳴镝單于善馬左右悉射之冒頓知其

射人先射馬擒賊

朱曰前漢匈奴傳月氏欲殺冒頓乃作鳴镝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镝所射

而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

射人先射馬擒賊

朱曰前漢匈奴傳月氏欲殺冒頓乃作鳴镝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镝所射

而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

自有疆

朱曰左思曰列國分土自有疆界

朱曰左思曰列國分土自有疆界

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朱曰前漢匈奴傳月氏欲殺冒頓乃作鳴镝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镝所射

而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

自有疆

朱曰左思曰列國分土自有疆界

朱曰左思曰列國分土自有疆界

驅馬天雨雪

朱曰陸士衡驅馬涉陰山山陰馬不前仰馬精

鄧曰曾才登切○朱曰陸士衡驅馬涉陰山山陰馬不前仰馬精

軍走入高山

朱曰前漢匈奴傳月氏欲殺冒頓乃作鳴镝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镝所射

而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

朱曰左思曰列國分土自有疆界

朱曰左思曰列國分土自有疆界

迎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

朱曰前漢匈奴傳月氏欲殺冒頓乃作鳴镝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镝所射

而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

朱曰左思曰列國分土自有疆界

六擊之會久雨雪卒
少宣指者十二三

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

南征可望不可攀

趙曰公詩使周王褒燕歌行無復漢地閑山月唯有漠北薊城雲之意○師曰暮望

歸雲南征不得與之還是故嘆云云

單于寇我壘

鄭曰單時連切

百里風塵昏

晁曰王僧達詩千里莫沙昏

雄劍四

五動彼軍爲我奔

夢符曰右吳越春秋吳王闔閭使子將造劍二枚一千將二鎧鏹鏹者千將之妻

十將作劍金鐵之精未肯流于將夫婦乃幽髮剪爪投之爐中金

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鏹鏹而作漫理雄猶

陽也烈士薄作雌効雄劍○修可曰烈士傳曰眉間尺者謂眉間黃一尺也楚人干將鏹鏹之子楚王夫人常於夏納涼而危鐵柱

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鏹鏹鑄此精爲双劍三年乃

成劍一雌一雄鏹鏹乃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有悲鳴

王問羣臣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晦憶其雄也王大怒收鏹鏹

殺之眉間尺乃爲父殺楚王○黃曰烈士傳劍有雌雄雄主壯雌莫

王問羣臣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晦憶其雄也王大怒收鏹鏹

殺之眉間尺乃爲父殺楚王○黃曰烈士傳劍有雌雄雄主壯雌莫

王問羣臣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晦憶其雄也王大怒收鏹鏹

殺之眉間尺乃爲父殺楚王○黃曰烈士傳劍有雌雄雄主壯雌莫

王問羣臣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晦憶其雄也王大怒收鏹鏹

殺之眉間尺乃爲父殺楚王○黃曰烈士傳劍有雌雄雄主壯雌莫

王問羣臣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晦憶其雄也王大怒收鏹鏹

殺之眉間尺乃爲父殺楚王○黃曰烈士傳劍有雌雄雄主壯雌莫

王問羣臣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晦憶其雄也王大怒收鏹鏹

殺之眉間尺乃爲父殺楚王○黃曰烈士傳劍有雌雄雄主壯雌莫

城三年不解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奪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

血千里虜其名王歸

操兵歸幹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繫頸授

車宮轅門出同孔掌舍掌王之曾同之舍設

車宮轅門注謂王行止宿險阻之處備非常

潛身備行列

蘇曰孫子曰一勝一負

從軍十年餘

兵久也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

羞雷同

朱曰曲礼毋雷同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已下當同然也

中原有闖

中原有闖爭况在狄與戎

朱曰前漢匈奴贊曰書戒

當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天地四方示男子之有志也

安可辭固窮

琪曰語君子固窮寧可固窮不敢爲困生事雖無

分寸之功其忠於吾可見矣

後出塞五首

鮑曰天宝十四年乙未三月壬午安祿山及契丹戰於潢水敗之故有後出塞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

朱曰後漢班超常輶業發筆硯無它志畧猶當效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封侯安能久事筆硯

募赴薊門

鄭曰薊古詣切

朱曰鮑明遠始隨張校尉召募載復得還舊任

○呂曰召募字出吳志云中郎將周祗乞於鄱

陽召募蓋召謂自隱度而應募爲召募也舊注所引在後矣

軍

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

朱曰唐刺史見觀察使皆持首鞬足控刀

百金裝刀頭

頭候路左

○趙曰向法倣木蘭歌西市買馬鞍南市買轡頭

周禮白人供喪紀之庶羞

杜生于道周

班白居上列

朱曰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酒酣進庶羞

朱曰

看吳鈎

朱曰鮑明遠騎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鈎

薛曰右按吳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吳王取豪曹巨闕等示之薛燭曰皆非寶劍也取純鈎示之薛燭曰光乎如晶

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于塘此純鈎也○修可曰吳王闔閭命國中作金鈎令曰善者

少年別有贈

朱曰右詩結客少年場

含笑

寺十五

十七

賞之百金有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紹金遂成二鈎獻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子獨求賞何以異作鈎者曰吾之仇鈎也殺二子統成二鈎於是向鈎而呼二子之名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純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胷王大驚曰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見吳越春秋○孝祥曰此詩有封侯功業之言則知爵不可盡受而國忠徒以貴妃之寵居極位豈非無功而受祿乎

朝進東門營

朱曰夏官大司馬師以門名蹠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相門右師皆上卿

暮上河陽橋

朱曰李陵詩携手上河梁游子暮向之王仲宣從軍詩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

鄭曰河陽洛邑也

落日照天旗

朱曰周禮司常建九旗以待國事

馬鳴風蕭蕭

朱

車攻蕭蕭馬鳴悲悲旆旌言不譁

平沙列萬幕

朱曰月十年出幕亦注

部伍各見招

朱曰李賛幕府注幕府者以軍幕爲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

刀四十○趙曰士卒之多則將各有一幕故一部伍之人各相招認以居幕也

中天懸明月

朱曰子虛賦曳明月

旗之赤

今嚴夜寂寥

朱曰但見懸月中天正照此夜而人不囂譁

用此
也

悲笳數聲動

沈曰李陵書胡笳互勸牧馬悲鳴。壯士

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鄭曰嫖頻妙切。宋

軍尚取嫖姚之字耳今讀者音票遙不當其義。趙曰句法使曹

子建七哀詩備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十朋曰衛霍皆椒房之親以致顯貴故比之國忠然國忠以寵幸進驕暴不恤士卒士卒皆疾之故云

恐是上嫖姚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

朱曰古人重守邊保其疆場而已後出所以有窮兵黷武之君也。豈知英雄主出師旦長雲

車○鄭曰亘居

節切極也。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

朱曰詩我出我家慎無反以六今爲一家

遂

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

朱曰牧誓如虎如貔

拔劍擊大荒

朱曰見回略大

荒來注高祖紀接劍擊柱日收胡馬羣

朱曰古詩胡馬嘶北風

誓開玄冥北

朱曰月令

其神玄冥○趙曰玄冥北方之神也玄冥北則尽玄冥所主之北地也

持以奉吾君

朱曰獻功也○朱曰

獻凱

朱曰周禮注凱獻功之樂

日繼踵兩蕃靜無虞

蘇曰段容曰西北安靜二蕃无

虞年穀豐衍瑞荐至宜陛下修文養士之際○趙曰西北兩蕃已寧矣

漁陽豪俠地

朱曰漁陽比地也朱叔元書奈何以區區魚陽結怨天子

擊鼓吹笙竽

朱曰左太冲南隣擊鍾磬比

而民雲悅轉遼海本轉遼海採訪海外奇異非區區守一別駕折翼於子輩邪

粳稻來東吳

朱曰劉晏雲帆桂楫遼海遼東郡○端本曰吾欲張片帆泛日

臺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

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

朱曰昭七年傳皂臣輿臣臺曹子建下逮輿

路衢山兵還賞賚無貲玄宗御承天門率百官迎迓祿山恃功高氣凌公卿詐復敢議其事哉

朱曰石季倫詩我本漢家子趙充國六郡良家子

出師亦多門

蘇曰田機

首戰伐出師自有多門○余曰左傳成公十六年左氏晉政多門

○趙曰東坡云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

山盡殺其妻子者不出其姓可恨也先生之言如此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

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

洙曰蔡澤曰躍馬疾駛四十三年足矣○薛曰右按古樂府雉子班行以

坐見幽州騎長驅

洙曰時祿山自幽州陷河洛曹子建幽并

死報君恩誰能辜恩賜

間道馳故里但空村

歐陽曰顏延年去國還故里幽門蔚蓬藜○

惡名幸脫免

蘇曰岑永幸脫此惡名

窮老無兒孫

蘇曰詳味此詩

游俠兒長駕陷匈奴○趙曰言祿山之來盡殺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恨也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

洙曰蘇子卿行役在戰場○蘇曰徐昕過洛汭無復見當日五侯第

宅駒馬四顧茫然歎息

若子其人已死其胥已朽陸機挽歌豐肌饗蠻蠻妍駭永夷泯○

修可曰莊子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蠻蠻食舊注引陸士衡詩豐

肌饗蠻蠻蓋出於此又爲蔓草纏

洙曰嚴助傳武帝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

息令人尚開邊

蘇曰秦彭過五原見白骨蔽野駐泊嗟棄久

之曰今人不能艾民瘡痍尚思興

漢虜互勝刀負封疆不常

全洙曰前漢匈奴傳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

人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

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若斯安

制其敵去病云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秦曰孫子一勝一負兵家常事

軍同晏眠

師曰肅宗已平祿山思明猶據鄴甫意欲專事鄴城奈何肉食者謀不臧尚与吐蕃再戰故甫欲得廉頗

不邀功之將唯務安邊與三軍晏眠不生事可矣

高秋登塞山

洙曰塞

南望馬邑州

洙曰前漢地理志馬邑屬鴈門郡晉太康地記

云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戮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爲馬邑韓安國傳武帝時匈奴來請和親大行王恢議擊上以恢議陰使馬邑豪聶翁壹爲間云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誅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於是下恢廷尉追留當斬恢行千金丞相紛紛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虧言告上上曰首爲邑事者恢今不誅無以謝天下恢聞降虜東擊胡鄭曰降壯健盡不留之乃自殺

降虜東擊胡

戶江切

壯健盡不留

洙曰時

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前漢匈奴傳曰漢大發關東輕銳士盡力擊匈奴郡國吏三百石仇健習騎射者皆從軍○蘇曰匈奴父

邊韓安國悉師向北少年拒敵惟老弱留守城邑

穹廬莽卒落

洙曰

匈奴曰匈奴父

子同

穹廬即師古曰

穹廬海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

休

洙曰前漢貨捐之傳珠崖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

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可曰當此之時寇賊並起

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道路老母寡婦欷泣巷哭上以問丞相于定國對以關東困乏民難搖動

寺十五

二十

指之議是上遂從之前漢匈奴傳匈奴上漢書曰願寢兵休士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老者得安其處○蘇曰王子涅年老氣衰病憚不能多飲可恨單于

寇渭南老弱扶携啼泣塞道

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

洙

事反覆一云何蕭條憶昔詩云鄴城反覆不足怪後漢韓遂語馬騰曰天下反覆未可知也○蘇曰馬良連年兵火尸積如丘○趙

解則士卒傷死可知矣鄴中乃相州也

諸將已茅土載驅

洙

誰與謀洙曰李陵與蘇武書陵爲足下當享茅土之薦策文錫君玄士苴以白茅○師曰鄴中叛服不常人死如丘山

萬二有變諸將已富貴各顧私家誰與國家謀事哉此甫爲朝廷憂也

也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

洙曰陸機雲賦甘澤霑芳霈孫楚雪賦膏澤液普潤田中肅肅三

麥晉豐年曹子建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也

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

蘇曰趙益桑麻蔽天見秋雨叢

禾黍映龍

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

洙曰衡門見秋雨叢

注○時可曰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注橫木爲門蓋貧者之居也

也

勿悲尚枯槁

洙曰漁父形容枯槁莊子

枯槁

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

師曰此諭衡茅之士久困一旦遇時立功以取富貴

之士

安問其先後之不同邪甫意勉以

困之士譏驟進立功者不足爲貴

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

草

洙曰列仙傳鹿皮翁者菑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機巧舉手能成

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斧斤三

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叢生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其巔作茅舍自止其旁

將帥

古詩四首

律詩六首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天

朱曰一
作山

雨蕭蕭滯

洙曰一
云帶

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

趙

楚辭曰幽獨

銳頭將軍來何遲

洙曰傳言白
起頭小而銳

令我心中苦

不足數看黃霧亂

玄雲時聽嚴風折喬木

泉源冷

冷雜猿狖

鄭曰余救切
鼠屬子居旋

泥濘漠漠飢鴻鵠

鄭曰潭
乃定初

歲暮

窮陰耿未已

人生奮面難再得

趙曰古詩會面安可知
李延年歌佳人韓再得

杜詩十五

平

憶爾腰下鐵絲箭

射殺林中雪色鹿

前者坐皮因

問毛知子歷險人

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

鄭曰宿思救
切列星也

應弦不礙蒼山高

安得突騎只五千峩然眉骨皆爾

曹走平亂世相催促

一豁明主正鬱陶憶

洙曰昔范

云恨

增碎玉斗

洙曰鴻門之會漢王使張良獻玉斗於范增增碎之

未使吳兵著白袍

趙

南史梁人陳慶之麾

下悉白袍所向披靡

昏昏闔閨閉

氣侵

洙曰時賊據京師

闔門也舊注云時賊據京師是時大曆二年京師

晏然矣○鄭曰侵子鳩切精氣感祥又答尋切

十月京南雷

怒號

朱曰十月而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

蘇曰趙括每出乘高馬左右懸

二白角弓○趙曰孫子曰并敵

一向奪纏縫結青驥馬出入錦城中時危未受鉞

蘇曰未受鉞言未經

其膽氣

專征○趙曰受
誠則爲大將矣

勢屈難爲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

鄭曰著陟畧切○洙曰別駕亦曰治中從事孔恂爲別駕從事○蘇曰吳起暫御戰裘學

良駿重銜交轡○趙曰馬

蘇曰前漢高祖勒重銜則戰馬之謹也

被堅執銳略西極

洙曰前漢高祖銳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爾雅西至於州國謂之西極

若哮虎子所監

洙曰監領也君門羽林禁旅也漢有羽林軍詩參差揚雄長楊賦西暉月窟東寢日城

君門羽林萬猛士

蘇曰楊素起家也

五年起家列霜戟

彥輔曰門列棨戟也○蘇曰楊素起家五年門列棨戟韓休語子曰爾輩豈不

過海收風帆

趙曰言將軍遠征而利於速戰

平生流輩徒蟲春蠶長安少

趙曰言將軍驟貴如此

年氣欲盡

趙曰觀將軍富魏貴功名而然矣

見秋隼

趙曰清秋之隼鳥也凡鷙鳥以秋而健所以比之○星府曰謝承後漢書竇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陰越

纏寶校金盤旆

時可曰星纏寶校金盤旆蓋馬裝也顏延年赭霞布注云以金組青飾其裝具如星霞之布○蒼舒曰右按文選張平子東京賦龍輶華輶金鑲鏤錫方釓左纛鈞膺玉璣注蔡邕白金鑲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三華形在馬髦前鑲切鏤彤飾也當翻刻金爲之毛詩曰鈞膺鏤錫所謂寶校此其具也第尊卑之制殊耳又古樂府白馬金具裝橫行遼水旁

房一星曰天良旁八星絕漢曰天漢○趙曰此言將軍所騎之馬乃御駒馬也星纏寶校倒使顏延年褚白馬賦全語○彥輔曰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駒

使此者以言飾駒耳

擣捨熒惑不敢動

鄭曰上初銜下楚耕切熒星○朱曰

擣捨熒惑星熒惑火星不敢動言畏其威也○蘇曰司馬仲達曰星拱帝座熒惑擣捨焉敢動

蕩摩爭

鄭曰旂所交切旌旗旒也○朱曰翠蕤雲旛皆旗也相蕩

拂羽蓋錯翡翠之歲蕤注徐廣曰錯音措或作錯紛翠蕤

西都賦曰棲鳴鳩曳雲旛又司馬相如子虛賦下擎蘭蕙上

拂羽蓋錯翡翠之歲蕤注徐廣曰錯音措或作錯紛翠蕤

吾

爲子起歌都護

洙曰漢遣王吉護匈奴南北兩道故

志鈞陳六星在紫宮中故天

酒闌挿

劔肝膽露鈞陳蒼蒼風玄武

洙曰一本云玄武暮隋天文

子殷前亦有鈞陳所以法天也蒼蒼言其明也玄武亦明星也。趙曰鈞陳星名玄武關名。安石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殿舊本誤以武字爲韻云風玄武極無義理徒誤學者以鈞陳則蒼蒼以玄武則暮言當酒闌挿劔之時。

秋奉明主

趙曰申言將軍

監軍於殷前矣

臨江節士安足數

洙曰夔州號臨江軍

曰言將軍乃天子之節士非特賄江王節士而已。修可曰臨江節士失其名唯古樂府載宋陸續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掛若水長劖竦雲端是也。俯曰夔州號臨江軍甫欲將軍效漢王吉都護蕃漢而臨江節士又安足數甫自稱臨江節士

萬歲千

戲作花卿歌

洙曰高適傳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東川節度李奐適率州兵與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子璋斬之西川牙將花敬定者恃勇既

成都猛將有花卿

夢符曰右按左太冲蜀都賦金城石郭兼市中區既且麤崇實號成都。魯曰花卿

家在丹稜東館鎮至今血食其鄉本朝封爲忠應公

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

火生

蓋詩曰右按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興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碧璫聲放箭如鵠鷗叫

平澤中逐鹿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膾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易家人卦巽上離下爲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出家人

見賊唯多身始輕

洙曰漢光武見大敵則勇

綿州副使着柘黃

洙曰綿州副使段子璋也着柘黃僭乘輿服色也。趙曰

而公今詩云綿州則梓州字誤傳爲綿州乎柘黃天子之服也

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

梅曰模糊

骨血模糊

血塗貌

手提擲還崔大夫

洙曰子璋也崔大夫子璋也崔大夫

崔光遠也。蘇曰少陵時有病瘡者少陵謂之曰吾詩可療之病者曰云何少陵曰夜闌更執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瘡猶是也少陵曰更誦吾詩云子璋觸體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然則可以感鬼神信不妄矣

此節度

洙曰李侯東川節度使李奐也。趙曰段子璋既攻東川則李奐必失節度矣以花卿斬之則李侯復保有節

焉

人道我卿絕世

洙曰代

無旣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

取守京都

珠曰譏其掠奪也○黃曰子美作花媚歌雄壯激昂

讀之想見其人也楊明叔爲余言花媚家在丹陵東

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見封爲忠應公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鄭曰名翰其先蓋突厥施苗長哥舒部之裔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

珠曰漢武帝獲麟作麒麟閣以盡功臣像也虞義詩當今麟閣上千載有雄名漢宣帝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大將軍霍光等十二人於麒麟閣漢高祖即位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爲第一

君王自神武

珠曰尚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前漢刑法志高祖躬神武之才摠攬英雄

馭必英雄

珠曰吳張昭曰人君能駕御英雄秦漢無文唐制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官趙曰翰於天寶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

開府當朝傑

珠曰齊職儀曰開府儀同三司

論兵邁古風先

鋒百勝在

珠曰勝一作戰劉牢之爲前鋒百勝號爲比肩立敵人畏之

青海無傳箭

珠曰翰築城青海上有野戰略池之功如此

吐蕃攻破之移築龍

駒鼻吐蕃不敢近青海

○趙曰胡人每起兵則傳箭爲號或曰守城之法更夜傳箭以警其睡

天山早柱弓

珠曰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天山即祁連也匈奴謂天爲祁連今鮮卑語然見武紀注所謂天山即祁連也

朱

勤晉侯和戎以爲有五利公從之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既而鄭人來歸賂晉侯以師裡師觸師蠲歌鐘二肆具及鑄磬女樂

二十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請與子樂之於是魏絳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每

弓則不復用

○趙曰早柱弓

廉頗仍走敵

珠曰見廉頗出將頻注

魏絳已和戎

珠曰魏絳曰

朱

勤晉侯和戎以爲有五利公從之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既而鄭人來歸賂晉侯以師裡師觸師蠲歌鐘二肆具及鑄磬女樂

二十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請與子樂之於是魏絳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每

弓則不復用

○趙曰早柱弓

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

珠曰王忠嗣被罪詔翰入朝帝虛心

節度使蓋以河湟之久棄欲得翰收

復之故使之

北

珠曰言胡人數爲翰所破而敗北也吐蕃嘗盜積石軍麥爲翰

舊注引吐蕃盜麥爲翰所破非是

攻逐而敗北矣漢書注師敗曰北

攻逐而敗北矣漢書注師敗曰北

伐大宛得天馬乃作歌曰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言翰能

振威武故蠻夷畏服宛馬復來也○夢符曰右按支選阮籍詩天

珠曰此言收

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

珠曰此言收復之功也按

趙曰此言收復之功也按

北

珠曰言胡人數爲翰所破而敗北也吐蕃嘗盜積石軍麥爲翰

舊注引吐蕃盜麥爲翰所破非是

攻逐而敗北矣漢書注師敗曰北

攻逐而敗北矣漢書注師敗曰北

伐大宛得天馬乃作歌曰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言翰能

振威武故蠻夷畏服宛馬復來也○夢符曰右按支選阮籍詩天

珠曰此言收復之功也按

宛馬又從東

珠曰此言收復之功也按

趙曰此言收復之功也按

胡人愁遂

珠曰此言收復之功也按

趙曰此言收復之功也按

馬出西北由
來從東道

受命邊沙遠

洙曰邊沙一作軍歸來御席同

肇翰屢節鎮邊郡

三

歸來御席同

洙曰翰嘗來朝帝命高力士賜宴詔尚食生擊鹿取血瀰脣生洛
何以賜之。趙曰邊沙遠指言河西爲遠旆席同言復河隍功成
而歸龍宴之盛此並終節制河西後來事舊注

軒墀曾寵鶴

洙曰左傳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
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余曰邵氏聞見錄云子美軒墀
曾寵鶴如鶴乘軒左傳注云軒大夫車也。旣猶舊非能洙曰文
王將出
非軒墀之軒或以爲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貔乃霸王之輔也。於是文王獵
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同載而歸以爲師也。趙曰言翰
之貴寵已亦乘軒之鶴明皇得之如文王

之得呂望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礪貢淮土五色注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
與之使立社壽以黃土苞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土取王者覆四方
各數謂等其爵位輕重而爲之名數也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趙曰此言翰進封西平郡王也茅土事凡建國名以其方色之土
與之立社壽以黃土苴以白茅

山河誓始終

洙曰沛公即位封功臣爲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

茅土加名數

貢徐州

三

敢友目餘見上

杜業納說曰迹漢功臣亦皆割符卅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

亡以顯其德賞亦不細矣

洙曰見一作是公自言未

須賈謂范睢曰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靈運詩託身青雲上

○蘇曰灌夫致功名効業在青冥之上。趙曰言翰勲業之高在

青冥之上

豪英氣槩之中誰

敢友目餘見上

交親氣槩中

洙曰言以氣義結人也。蘇曰五侯門戶

棨戟森列百夫守衛出入交舊親契皆在

之上

未爲珠履客

人其上客皆躡珠履

見白頭翁

洙曰見一作是公自言未

爲翰上客而已白頭矣

壯節初題柱

言壯節有

題柱志也成都記昇遷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願其

柱曰不乘赤車駒馬不過此橋果以傳車至其處

生涯獨轉蓬

洙曰言晚節流離如蓬之轉溷也曹子建詩轉蓬

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回蟠舉吹我入雲中

幾年春草已

歌

修可曰梁元帝云既看春草歌

軍事留孫楚

洙曰晉書孫楚字子荊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後所

佐者作郎復參石苞驃騎將軍楚旣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

長拊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劾參軍不敬府主

楚旣輕苞遂制施

敏於是楚始也

行間識口蒙

洙曰吳志呂蒙字子明年十八幼隨妹夫鄧當掌擊賊時當職

史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以肉餕虎耳他日與蒙會
又坐辱之蒙大怒拔刀殺吏出俄因校尉袁雄自首因間言於孫
策策奇之召至左右一云鄉曲輕周處將軍拔呂蒙周處晉人
字子隱膂力過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練曲患之

身長劍將欲倚崆峒

洙曰一作防身有長劍聊亦倚崆峒宋玉賦長劍耿介倚天○趙曰晉孫

楚衆石苞驃騎將軍事持才傲苞因有嫌隙吳孫策呂蒙召置左
右子美欲有異於翰故先引以爲言以軍事則能留隊卒異乎石
苞之不容以行間則有識呂蒙孫策者如此則我所防身之劍
亦欲倚之於崆峒也○師曰玄宗即位自負神武好開邊境駕馭
英雄之上以爲將帥哥舒守開府得自選將校參謀唐制開府儀
同三司三司者三公也從一品官哥舒特膺帝眷必立大功爲鎮
麟第一人北征突厥西伐吐蕃略取也故云兩隅空青海軍中夜
傳箭以守無傳箭言無警也朱玉曰彎弓掛扶桑早掛弓言休兵
也既敵一走竄畏吾之威斯與吾求和故云魏絳已知戎河隍乃
河曲築望以備寇王忠嗣守河隍爲疑所敗翰入朝陳攻守計帝
以翰領節制虛心待之出入朝廷諸公莫敢比望日月低秦樹乾
坤繞漢宮言帝任翰關中之勢由此高大不爲寇所陵逼也吐蕃
嘗盜積石軍麥爲翰所敗師敗曰比寇既敗比由是胡人畏威遂
以馬入獻故曰宛馬又從東此皆援以爲喻之辭非貢獻馬也翰
受命節鎮邊郡故云邊沙遠及歸朝帝賜坐作生洛河以宴之故
云御席司衛懿公曾寵鶴今帝之寵翰非寵鶴之比也策行言以
行乃行伍行間識呂蒙言翰識擢甫於微賤也崆峒山在西正當
吐蕃所入之道將倚劍
崆峒從翰守節鎮也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

洙曰張孟陽七哀詩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謚相

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曰玉函深葬地

洙曰西京雜記

長安大明宮宣政殿此殿初就每夜見數騎衣鮮麗遊往其間高
宗使巫祝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
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葬於
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
自有瀆誤耳明奴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我昔日亦是近屬豪貴
今在天子宮內出入不安改卜極爲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
我死時天子斂我玉函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
步以事奏聞有勅改葬葬外及發掘玉函宛然見在棺槨之屬朽

爛已盡自是其事遂絕

早時金盃出人間

洙曰孔氏怪曰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一日見一騎含門

進見少竹與崔小女爲婚三日崔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崔氏并少府抱兒還充又與盃贈詩一首充取兒盃及詩女忽不見充詣市賣盃崔女婢曰我妹之女嫁而亡贈以金盃着指中云○田曰補遺云沈炯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其略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今公所言乃茂陵事但金玉異爾舊所引乃女子之事也○趙曰此四句所以激怒諸將也漢朝天子之陵大臣之墓自以對南山千秋萬歲之固矣及胡虜入關不無侵掠也

見愁汗

馬西戎逼曾門朱旗北斗開

洙曰子美父名集中兩廳用開字皆非是謂吐蕃於河隴

少材官守涇渭

洙曰漢材官蹕張皆武臣也

將軍且莫破愁顏

趙曰爲將軍者

韓公本意築二城擬絕天驕拔漢旌

洙曰匈奴傳天之驕子○夢符曰右接唐

呂溫三受降城碑默啜強暴朔方天總管韓國公張仁宗請築三城奪據其地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豕爪之戍斬虜命之卒

救朔方兵

洙曰言築城以備蕃寇而蕃反爲唐平難也○趙曰至德元年郭子儀以朔方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

其後回紇持功侵擾中國此公所以嘆也

胡來不覺潼關隘

洙曰謂祿山陷關也○趙曰潼關非

不隘也而胡來不覺其隘蓋以失守也此以譏哥舒翰之敗

龍起猶聞晉水清

洙曰謂蕭宗起於靈

君何以荅升平

蘇曰劉毅曰至尊獨憂社稷焦心勞思諸大夫忍食肉端然安君平

洛陽宮殿化爲烽

洙曰曹子建洛陽何寂寥宮殿盡燒焚

休道秦關百二

重

洙曰張孟陽劍閣銘秦得百二併吞山河注言百二謂以二萬之眾足以當百萬得形勢也○趙曰祖出前漢田肯賀高祖曰

陛下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山阻河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注曰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

滄海未

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

洙曰言爲盜賊所奄有也○趙曰滄海指山東薊門言河

此言爲盜賊所陷也。朝廷衮職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

趙曰罪朝廷之

臣不能補袞也下言郡國不修貢賦湏上求索而後供也

朝廷之稍喜臨邊王相國

洙曰王縉文中子折衝

搏組不

肯銷金甲事春農

洙曰蔡文姬詩金甲耀日光

回首扶桑銅柱標

洙曰見南海殘銅柱注○趙曰馬援南征建銅柱標以勒功

宜賓氣

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心

洙曰前漢內城傅贊孝武之苗覩犀布玳瑁則建朱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師古注云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譯曰吾受命國之貢者已日久矣天之無烈風迅雷也意

南海明珠久寂寥

洙曰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異產明珠翠羽犀象璠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出

殊錫曾爲大司馬

洙曰東晉石勒導大司馬假以黃鉞出討

擗戎皆插侍中貂

洙曰漢侍中冠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惠文冠加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也○趙曰此深責諸君徒享高爵厚恩而不能輸忠者也故有下句○師曰子美嘗有自平宮中

呂太一南海收珠之句蓋呂太一爲廣州使舉兵叛故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說者多引此詩以解太一之事擗戎皆插侍中貂言

將帥邀第皆居高官也

趙曰此篇專言嚴武也公以去年夏離成

子冒風雪於外所賴者惟忠而已○趙曰公以莫非

王土當脩職貢必欲其來而在忠呂翊贊天子而已矣

錦江春色逐人來

趙曰此篇專言嚴武也公以去年初見春焉故云逐人來

巫峽清秋萬壑哀

洙曰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又爽籟驚幽律哀聲叩虛牝○趙曰公至

夔初見正憶往時嚴僕射

嚴武曰按武傳兩鎮蜀一刺綿州○趙曰第一次寶應元年正月權北時公隨嚴僕射登此臺以迎中使也

主恩前後三持節

洙曰按武傳兩鎮蜀一刺綿州○趙曰第一次寶應元年正月權令兩川都節制第二次於六月專以節制西川阻徐知道反不得

進第三次廣德二年朝廷方正以兩川合一節度而武以黃河侍郎來

軍令分明數舉益西蜀

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洙曰劔閣銘曰形勝之地匪親勿居○趙曰安危則

安其危也公於八哀之言武公來雪山重武公去雪山輕此意矣

軍旅

古詩二首

律詩七首

揚旗

彥輔曰三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俯曰代宗大曆三年甫離峽中之荆南夏六月鄭公置酒公堂觀騎

士旗幟將平吐蕃之難而作此詩

江珠曰一雨颯長夏

石曰夏日長故云長夏颯動也

珠曰謝靈運密

林含餘清○蘇曰張敞新秋雨過民事簡府中景物餘清

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

君平曰鄭公持軍嚴肅有殊異声名詩有來雁雍詩至止肅肅

庭空六

珠曰一馬入

蘇曰任安等六馬騎直入安西都護府

駁

驍揚旗旌

鄭曰皺布可驍王可切馬搖頭也○珠曰甘泉賦崇丘陵之駢駢芳駢駢山阜之高兒也

迴迴

偃飛蓋

珠曰劉公幹回自皆乱曹子建飛蓋相追隨○倪曰迴迴勢回旋也

熠熠迸流星

珠曰河東賦掉奔星之流稱又校獵賦庚星之飛旗

來纏

珠曰鮑昭詩云

傾

彭曰言揚旗去來之狀其疾速若此

材歸俯身盡

珠曰鮑昭詩云俯身散馬蹄

妙取略

地平虹覬就掌握舒卷隨人輕

珠曰高唐賦覬爲旌王沉之垂天選虹旗

三州陷大戎

趙曰言去年十一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但見西嶺

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

蘇曰班超謂將佐曰與君等攝麾而就卷

邊之城斷其左臂

月氏首亦不易也

此堂不易升

蘇曰王戎見陸達議論久之退回

唐蜀日已憇吾徒且

加餐休適蠻與荆

珠曰見近聞犬戎遠遁逃注書庸蜀微虧古詩上吉加餐飯王仲宣十哀詩復弁申

國去遠身適荆蛮○趙曰相勸加餐飯而不必捨去以嚴公之故也○師曰甫效去蜀之荆蛮且爲是辭以美鄭公云

冬狩行

魯曰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

修可曰上林賦

天子校獵李奇注云以五校兵出獵也

禽獸已斃十七八

鄭曰斃毗祭切頓什也○珠曰西京賦僵禽獸櫛若積

同

珠曰利天子六合圖

禽獸已斃十七八

鄭曰斃毗祭切頓什也○珠曰西京賦僵禽獸櫛若積

樂白日未及移晷已
你其十七八遺音跡

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半致九青

兜

沈曰尔雅曰似牛郭璞曰角青色重千斤

駝駝駝

鄭曰兜兜閣駝大

行百里負千斤而知水行驕落衆下五駁切高駁○朱曰幕前幕帳前以能駝負也

何切駝駝有肉鑿

髮鬚跋踏寒山空

鄭曰跋七六切踏也○朱曰蕭條數千里之外東也南北騁嗜奔

玄猿南都賦排撻踏咸陽

故施蒼猿跋尾攀蹶浮囊斷巨從搏

有鳥名鸕鷀力不能

毛弁施於器用肉不登於俎味言非薦羞之物也○

劉曰左傳有鸕鷀來巢童謡曰鸕鷀鸕鷀往來歌哭

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

朱曰鸕鷀賦忖陋財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鸕鷀賦

得行其事○趙曰周禮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本

天子之事也而諸侯同之故公詩曰侯得同

虞羅中

朱曰陳子昂豈不在遠遊虞羅所見尋

朱曰四時田狩諸侯

馬駿

朱曰草莽兼侍御史故云

一馬駿故事使君五馬

况令攝行大將權號令

使君五馬一

頗有前賢風

蘇曰孫岳昨見耿將軍行師

號令明嚴頗有前賢威風

飄然時危一

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

蘇曰角里先生語新者曰子十

年厭見干戈旌旗只非今日耶

喜

君士卒甚整肅爲我回轡

擣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

蘇曰韓擒虎出獵門人諫曰將軍駐旌旆獵原野逐射馳蹕以爲

樂雖尽得草棘窟穴狐兔亦復何益於君子宜掃蕪塵全勒功勳

鼎非細事韓大喜薦其材於朝臣亦登顯門人即岑孝務也

天子不在咸陽宮

朱曰時天子避狄○

趙曰此篇蓋廣德二年十月已後作也八月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又三日吐蕃陷京師故云不在咸陽宮也

朝廷雖無幽王禍

朱曰史申侯與西夷犬戎攻幽王於驩山

得不哀痛塵再蒙

朱曰明白王以祿山之禍已蒙塵於蜀矣

今天子又以吐蕃之故蒙塵於外也

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蘇曰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竭大自

再蒙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此詩末章大有感激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

朱曰西都賦觀三軍之殺

無私

齊綺饌

朱曰梁何遜輕薄篇曰象

父坐密金章

夢符曰右按東晉初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 拜官相飾供饌羊
曼丹陽曰客來早者得佳設
隨客早晚時羊固拜臨海守竟日皆得精饌時以固之豐腴不如
曼之真率○趙曰指將士之金帶醉客垂鸕鷀武祖云梁宴魏
耳鮑明遠建茶詩左右佩金章
- 使舞肇筆師舉酒勸陳昭儀俄而酒至鸕鷀盃徐君房飲不盡鬪肇
師肇筆曰海蠡蚌蟻尾翅皆張非以爲玩亦以爲罰今日直不得
辭○田曰鸕鷀盃名雕刻海蠡而爲之像鸕鷀形音人以之勸酒且以爲罰爵
- 繡帳上有之而佳人指鳳凰趙曰筵上或畫圖或
人共指而言說也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洙曰古詩娥
玄暉坐昔紅裝蔓之句○修可曰詳觀具詩首句云極樂三軍士
乃享軍詩非可使之賦鸕鷀蓋鸕鷀杯名雕刻海蠡而爲之像鸕鷀
鶴形昔人以之勸酒并爲罰爵○師曰薛夢符云沈約宋書南平
王鑠上赤鸕鷀普詔羣臣爲賦袁淑文冠當時又後漢黃祖之子射
大會賓客有獻鸕鷀者射舉酒於櫛衡曰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
爲之賦衡筆不停綴文無加點南海異物志云鸕鷀螺狀似霞杯
形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鸕鷀故以爲名佳人
- 指鳳皇疑是如秦弄玉吹簫乘鳳凰飛去事
- 繡段裝簷額洙曰張平子美
人贈我錦繡段
- 工所擊一夫先舞劍洙曰子路拔劍而
之鼓
- 杜詩十五
- 傳注刀斗以銅作○趙曰戲爲夢峽樵歌之音
也公前篇閣夜詩曰夷歌是夷曲漁樵是已
- 雲臺使寂寥趙曰公言使寂寥豈命之來乎
- 江樹城孤遠
- 霍嫖姚洙曰霍去病
爲嫖姚將軍
- 比庭送壯士洙曰燕太子送荆軻於易水
上軻歌曰壯士一去不復還
- 貔虎數尤多洙曰猶勇敢
- 邊隅今若何趙曰此望其必勝而憂之之辭
- 妖氛擁白馬趙曰指言吐蕃之兵待周戈則待比庭之賜也
- 鄴城下師曰元帥代宗也時九節度兵圍賊將
麥緒於相州甫欲誅其渠魁故云云
- 古鼎銘曰王命戶臣賜爾和讐黼黻彫戈
- 元帥待周戈莫守洙曰言當誅吐蕃也○趙曰思明據城宋下公
謂可以緩圖且於遼海斬鯨則以吐蕃爲急也

四鎮富精銳

洙曰言多勇銳也晉職官志四鎮通於柔速通典鎮東將軍後漢末魏武帝爲之鎮西將軍後漢劉表爲

之魏鍾離節又爲之鎮北將軍南魏明帝太和中置劉靖許允並爲之各一人宋時四鎮與中軍通爲雜號後魏加大次尚書分之。

夢符曰右按唐武后時右衛揚衛將軍王孝傑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行於龜茲以兵鎮守此。

又唐志四鎮都督符謂龜茲子聞焉耆疎勒也。摧鋒皆絕倫

洙曰能摧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

曰洙

齊相公失道管仲使隨老馬而得出以老馬多智也○師曰老馬喻哥翰老將也

蒼鷹鶻飢著人

鄭曰著直

畧切○洙曰晉載記言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高飛○師曰鷹飢喻祿山未高也

臨危經父戰用

意始知神

曰

洙曰精熟戰陳用意若神○師曰當此時正好使之立功以充其志願故云云

中原

曰

洙曰蔡琰謂曹公曰明公旣有萬馬○蘇曰司馬仲達曰得萬馬可解中原之急亦成於大事也

談笑

無河北

曰

洙曰言談笑可以却敵○趙曰祿山之叛河北一帶已陷沒今言安西兵之精銳主將於談笑之間可以蔑無

河北矣東坡云已覺談笑無西戎出於此也

萬馬救

飛鳥避轅門

曰

蒼寄曰項羽傳將入轅門是也○石曰轅門以竟次車蕃旆車以轅表門前漢書項籍將入轅門

日留歡樂

作觀

洙曰一城池未覺喧也○夢符曰右按周禮掌

八陣圖

彥輔曰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相溫傳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

爲八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昱曰陣勢八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

二革二金爲天三革三金爲地二革三金爲風三革二金爲雲四革三金爲龍三革四金爲虎四革五金爲鳥五革四金爲蛇

功蓋三分國

洙曰三分謂吳魏蜀也

名成八陣圖江流

石不轉

趙曰行客云水方落時於石磧趺視則茫茫然一磧耳及登高而望乃隱隱見其行列則武侯製作豈近於神

異乎○余曰按永嘉薛氏云今武侯之圖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在

蜀記曰三分我力鼎

高平者自酈道元已言傾瀕難識在廣都者墜土爲基甿以江石
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
縱橫皆八列間二丈偃月內面九六鱗差廣都舊無聞焉惟見於
李衡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財舉其半趙抃成都記稱耆老之說
以爲江石兵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躰乾坤門
戶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舍平地東於門壁營陣之法具而奇
正之道蘊魚復陣於江路因水成形十八以爲經九六以爲緯躰
方於八陣形圓於却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制却月可以識奇正
之變故雖長江東注夏流湍駛轟雷奔馬不足以擬其勢毗山卷
年千數未嘗回撓隱若敵國屹然長城故桓溫以爲常山之蛇杜
甫偉其江流

遺恨失吞吳

洙曰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轉自驕伐而天下三

分○蘇曰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壯人多誤會吾八陣圖
詩以謂先主武侯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不當相
圖晉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以此爲恨耳此說甚長然
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目別其意此真書生習氣也
○師曰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石下有諸葛八陣圖
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岐水大時三萬雪消之際湧湧漫瀼瀼可勝道
哉大木十圍枯槎百丈隨波而下與水岸齊人奔上山則聚石爲
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小石之堆
并哉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
照秦通警急補曰有警急之報則舉烽火以相應○余曰前賈
詎疏斥候望烽燧不得卧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
高士櫓櫓上作桔臯桔臯頭兜率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
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火多積薪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張
晏曰書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過龍自艱難補曰言安史之
張說誤也書則燔燧夜則舉烽矣聞道蓬萊殿
鄭曰長安志殿在東內紫宸殿北千門立馬看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十八